



京報叢書小說之一

斷送京華記

下卷

陳慎言著

民國十九年二月

京報館出版部發行

京報叢書小說之一

斷送京華記下卷

民國十九年二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初版

上下兩冊實價大洋一元

京報叢書小說之一

斷送京華記

下卷

板權
所有

著者 陳慎言

發行者 京報出版部

印刷者 京報印刷部

總發行所 京報館

北平宣外魏染胡同

斷送京華記 卷下

第十回 密設網羅豺狼當道 安排陷阱魔鬼敞門

且說自魯大帥一班新結義的同志，發出通電，擁戴莊大帥權充臨時對外代表，一時北京政局，頓換一番景象，凡是莊大帥派下人物，那一個不彈冠相慶。第一便是仙舟，此時論功行賞，把平日夢想總理一席，輕輕拿到手裏。他爲人本具機智，一朝大權在握，便生出許多花樣。眼看北京城，許多尸位素餐的官僚，平日拿錢無所事事，每月爲他們籌劃政費，天天鬧飢荒，很是討厭，所以一居揆席，第一個政策便是裁員。把各衙門無論新的舊的，凡不是自己一系人物，一概免職，上自參司，下及茶役，無一倖免。北京一般依官爲業的祿蠹，歷年因欠薪影響，早已是半飢半餓，衣袴不完，不成樣子。現在又給仙舟大刀闊斧一砍，一時窮無所歸的，有賣卜街頭的，有黑夜拉車的，有自絕投河的，合家覓死的，弄得愁雲

慘霧，罩滿北京城。大家見着面時，總是搖頭嘆息。有人告訴仙舟，現當局面翻新，不應使大家失業，這班人，雖是無拳無勇，但是他的舌頭和腦筋却是厲害，沒法安頓他，他便會挑撥是非，別生風浪。仙舟一味置之不顧，一心一意，只抱着清一色的宗旨，和我無緣的，要想討一碗飯吃，難如登天。莊大帥派下，見仙舟一意徇私，和仙舟平日有交情的，都藉着莊大帥魯大帥的勢力，向仙舟要求一個重要位置。仙舟凡見是大帥的來路，無不設法應酬，討他們歡心。各部總次長，在仙舟初意原想由自己一手製造出來，方能收指臂之助。無如事實上，你薦一個，他來一人，都是勢力相敵，弄得仙舟，幾乎無所應付。費盡許多心機，賠盡許多唇舌，纔把這一般牛鬼蛇神，安插妥當。但頭等角色，已得地盤，二等角色，又紛紛包圍，仙舟不免又須費一番心力。看各人來路，可薦的便薦出去，須位置的位置，又行安插一番。北京一般失職的官僚，見走莊大帥魯大帥的門路，若下來無不如響斯應。他們平日本是和蒼蠅般，無縫不鑽，莊大帥和魯大帥，又是和臭蛋一樣，裂着大縫由他們鑽覓。於是有運動莊大帥的左右的，有請託魯大帥

近侍的，只要兩位大帥，有一句話，一個條子，交到仙舟那裏，總可以討一碗飯吃。仙舟起初奉命維謹，後來見來者源源不絕，幾有接應不暇之勢。始而兩位大帥一個條子，寫八行，雖非親筆所書，總蓋個圖章做憑據。後來竟是派人傳話，有時草草寫了兩字，就當是荐函。仙舟到此，因粥少僧多，也不能似先前那樣起勁了，只好擇要安插，相機進行。

有一天，仙舟正在私宅，忽來了一位客人，拿着于金龍名片，和魯大帥荐函，求見仙舟。仙舟因忙着要到國務會議，派身旁一位秘書王若水，出去接待。于金龍見不是仙舟本人出來，便不高興，只拿魯大帥的手緘，向王秘書面前一幌道：『兄弟是由魯大帥那邊派來，要面見總理，這封信，須面交總理纔行。』王秘書見他說得如此鄭重，說道：『總理現在要去國務會議，派兄弟代表，閣下有什麼事，儘可告訴兄弟，兄弟可以轉達。』于金龍一聽搖頭道：『不行！不行！閣下沒有這資格，還是請總理出來吧！』王秘書見金龍滿面橫肉，說話粗魯，知是魯大帥派下武朋友，有所要挾而來。雖然當面給他碰了一釘子，却不敢生氣，仍是

和顏悅色說道：『總理今天實在分身不開，請于先生明天再來如何？』于金龍睜着大眼睛道：『咱是由天津老遠趕來的，你們總理知道嗎？』王秘書見他兇神惡煞，那敢多說，仍陪笑道：『總理今天委實沒工夫，不然沒有不見的。』于金龍很不高興道：『咱見魯大帥，還沒有如此困難，你們總理，架子太大了！』王秘書道：『今天剛值國務會議，實在沒法子。』于金龍纔悻悻走了。到第二日一清早，于金龍又跑仙舟家裏，仙舟尚未起床，經僕人招待，在客室等了一點多鐘，客室裏陸續已來了不少客人。于金龍見仙舟還未出來，十分焦躁，見有僕人進來，便問道：『你們總理起來沒有？』大家見于金龍言動舉止，十分粗魯，都覺奇異。直到十一點多鐘，仙舟起來，因為昨日曾經王秘書說過，知道于金龍帶有魯大帥手函，一出去，頭一個先接見于金龍。于金龍見滿座許多客人，仙舟頭一個先請他進去，心裏纔有點高興。走進裡面，把魯大帥手函，遞給仙舟，仙舟拆開一看，裡面封着一張慶雲班叫局的紅紙片，紙背上，寫着核桃大九個字，「于金龍請給予好位置」，底下畫了一個花押。仙舟認明確是魯大帥手筆，便堆下笑臉

問道：『老兄以前在那一方面供差的？』于金龍見問，說道：『咱在奉天當差好幾年，沒有什麼出息。現在聽說鹽務署，還少一位次長，咱想鹽的裏頭，一定不錯，所以求大帥賞封信，請總理委派。信裡頭寫得明白，想總理都理會得。』仙舟見他說話粗俗，不但不懂得官場禮節，看他神氣，大概連字也未必認得。但既是魯大帥荐來的人，不看僧面看佛面，却也不敢怠慢，問道：『老兄一向在奉天當什麼差事？』于金龍見問，紅着臉啞嘴一會，答道：『咱一向和雙玉彪一塊辦事的。』仙舟一聽他和雙玉彪一塊，知道不是好材料，敷衍道：『兄弟總極力設法帮忙，老兄暫且聽信吧！』說着端茶送客，于金龍口裏似乎還有話要說，見仙舟已站起來，只得也站起道：『咱明後天再來。』仙舟道：『我這邊一有消息，便行通知，就是了。』于金龍去後，仙舟接連見了幾次客人，又忙着往國務院去。

次早于金龍來時，仙舟尚未起牀，門房便把他擋駕，于金龍很不願意，第三日再來時，仙舟正在客廳會客，辭他有事，未行接見。于金龍昨天未見着仙舟，已

是滿心不舒服，今天明知仙舟在裏面會客，却不肯見，便怒氣衝天，在門房拍着棹子罵道：『咱不是來要飯的，是奉魯大帥的命令，來見你們總理，你們總理擺什麼臭架子！』門房上見他大發癲氣，也不敢和他計較，敷衍幾句，勸他走了。晚上把這事回明仙舟，仙舟聽了很不高興，吩咐門房以後于某人再來時，不必再進來通報，門房奉命出去。到第四日一早，于金龍又到了，門房奉有上頭命令，便不似昨日謙和，見于金龍進來，便擺出愛睬不睬的樣子，板着面孔道：『你來見總理嗎，總理沒有工夫呢！』于金龍暴躁道：『什麼話，你們沒有進去通報，怎知道沒有工夫。』門房道：『請你不要胡鬧，這個地方，不比別處，不能容你亂嚷亂喊的。』于金龍聽了，益發動氣，拍着棹子道：『你說嚷不得，咱偏要嚷嚷，你敢把我抓去嗎？』門房內有一個老郝，見于金龍聲勢洶洶，怕他們衝突起來，在旁連勸帶哄，說了許多好話，纔把于金龍弄走。于金龍藉着魯大帥招牌，抱着大希望而來，如此丟臉回去，那肯甘心，便一直去找他盟兄雙玉彪，把仙舟擺架子門房荒唐，訴說一遍，請玉彪替他出這口惡氣。玉彪一想，自己當日和于

金龍要這封介紹函，原是託汪三轉求魯大帥的，不曉怎麼樣，魯大帥會用叫局的條子，交諭仙舟，也許仙舟看來路不正經，不再把他放在心上。并且金龍走在人前，原不會說話，其中難免沒有別的緣故，遂安慰金龍道：『你不用着急，我終會替你想法子。縱使彭總理那邊有辦不到地方，我這裏還會替你安置呢，你放心吧！』于金龍由玉彪安慰一番，纔把氣壓下。

如此一連耽擱一個月，仙舟那一方面，竟是消息沉沉。金龍一天只催玉彪，替他設法。玉彪對仙舟，本不十分接近，只好再託原介紹人汪三爺，從中催促。汪三給玉彪催促不過，纔據實告訴玉彪道：『彭總理并非不肯替金龍設法，只因金龍希望太大，要次長地位，各部次長有限的，只好等有缺出，再行位置，所以耽擱沒有發表。』玉彪道：『他說是次長，就是給他一個相等位置，或是再次一點，亦無不可。總之，我們出來幹事，作官目的不在官之大小，只注意進款如何，有了出息，就是名目稍差一點，也無妨碍。』汪三見玉彪還不懂得他的意思，又進一步，明白說道：『彭總理也明白這一層，因為稍優位置，也得手腕會辦，若

是橫豎不懂，連公事都看得不清楚，就有好機會，送到手裏，自己不會辦，反給別人弄去。也是無益。」玉彪見汪三如此明白地告訴他，纔會悟過來，很不高興說道：「是了！彭總理是認我們狗肉上不得檯盤，是不是？」汪三見玉彪很是生氣，知道此種人，裏面有奧援，得罪不得，忙笑道：「老哥，你別錯會了意思。彭總理辦事，向來是抱因人擇事。因為有了一宗事，總要一種相當的人材，纔有辦法，絕對不是不願意替老哥的朋友帮忙。」玉彪聽了，纔有些笑容，說道：「遠水救不了近火，三爺這裏，有什麼辦法沒有？」汪三心想，他對彭總理一面，已是不願意，我若再把他拒絕，他一定又要種怨到我身上，這種人總以不得罪爲是，遂說道：「我只一點小地盤，你是知道，若要好位置，我的力量辦不到。若是肯紆尊稍次一點，我這裡新設一個烟捐稽查處，還可以補一個稽查員。不曉得你願意不願意？」玉彪道：「我早說過，位置不在大小，只有進款，我無不贊成的。既承三爺替我設法，就命金龍先來應差。暫時屈就，也是無妨的事，只要三爺肯帮忙，總有法子可想。」汪三謙讓一番，把玉彪打發出去。過了一天，

便送了一張委扎過去，派于金龍爲烟捐總稽查，專稽查地面私販煙土的煙客，和吸煙匿報的烟戶。

因爲汪三設了烟捐稽查處，明說鴉片公賣，暗裏實是大開烟禁。三十歲以上的男婦，有烟癮的，准他到處領照購烟。三十歲以下的男婦沾染烟癖的，每日只限制他購買若干過癮，規定逐月減少，若干月斷絕。其有匿捐不報，和私行販運烟土，一經查出，便嚴行罰辦。一時北京城一般癮君子，得了這個消息，有錢都感謝莊大帥的德政，說他一出來，便惠及煙民，深仁厚澤，不讓澤及枯骨的前賢。一個個都頂着陳年癮家的資格，得意揚揚向烟捐局報名領照，和應考的知事一般，爭先恐後，十分熱鬧。一般無錢的烟吸戶，便咒罵當局苛刻，竟搜括到煙鬼身上。平日抽了幾口煙，已是抽筋敲骨的想法對付，再來個烟捐，如何担負得了。益發躲躲閃閃，惟恐給一般稽查員知道，被他處罰。于金龍得了這個差事，知道其中有許多油水可揩，儘日裏帶了幾個心腹兄弟，在大街小巷，明查暗訪，專尋無執照的吸戶，向他訛詐。一時害得一般烟鬼，見了這位于大爺降臨，好似小鬼

遇着判官，無縫可鑽，抽筋取髓，拼命貢獻，始邀他赦免。于金龍始而只向一般中下的烟客訛詐，後來覺着向這些窮骨頭過炙，沒甚出息，費了許多心力，措不了多少油，遂把眼光光顧到一般富戶身上。但有錢的吸戶，懂得規矩的，早已上局報捐，闖進去拿出執照擋住，便無法可施，於是便想到詐嚇一般未吸烟的住戶。第一個先打聽明白，或是有錢的主兒，家裏沒有男人在機關辦事，或是有產業的旗族，不明瞭時下情形的，他便率了一般如狼似虎的兄弟們，半夜三更，敲門進去，聲言查烟。大家看他們聲勢洶洶，早已嚇得手足無措。金龍乘此時候，由他手下人，隨便在櫃下或是櫥底拋下了一包烟土，硬說是他私行抽烟不報，要扭到官廳罰去。大家明曉他是栽贓訛詐，但在暗無天日時代，有什麼法子，只得說好求饒，貢獻若干私費，纔平安無事。于金龍乘機訛詐，城內富婦寡婦沒有勢力人家，受了他作踐，也不知多少。後來一般有錢的主兒，怕于金龍這般人光降，就是沒抽烟，也跑到烟捐稽查處，報名領烟照。遇有他們來時，便拿出執照爲護符。于金龍見人家一個個都學乖了，便到城外四郊各處出花樣。弄得一般有錢土

財主，個個叫苦連天。如此一來，于金龍得了不少彩頭，終日狂嫖濫賭，就是他手下一班狐羣狗黨，無日不在花天酒地之中，肥儻來不義之財，任意揮霍。惹得個個看得眼紅，都說煙捐處是大有油水的。一個稽查員手下小卒，尙且如此有出息，至一般高級總辦，會辦等等，腰包裏也不知要澎漲到什麼程度。

當下便有人把這話，傳到黎寶華耳朵。黎寶華一想，我管着地面事情，禁烟事體，本與地面有關，當日開辦時候，曾和財部發起人嚴小圃以及汪三，三方面面議，利益均分，由烟捐項下，每月提撥三成補助我部下餉項。現在他們一個個腰包都腫了，有了錢，竟把前約取消，天下那有如此便宜的事。當下找着汪三，和他重申前議，請照原約，按成分配。汪三一味支吾，力言現在開辦伊始，着手調查，只有出款，沒有進款。貴處從前所定協餉，無從籌劃。黎寶華見汪三反腔不認賬，很氣忿的向汪三聲明道：『若肯按照舊章，每月補助餉項，諸事均可通融，地面一切搜查，逮捕等事，可隨便辦理。若不能照以前協議辦法，在本人管轄地面，決不使有不法權力，濫行武斷。』說後，便悻悻拂袖走了。汪三一看黎

寶華，辭色悻悻，恐怕他暗中掣肘，便把這事告訴到財部發起人嚴小圃。小圃一聽黎寶華要出來搗亂，便對汪三說道：『你儘管放手辦去，有什麼事，由我担任。這事已經裏頭通過，少帥也十分贊成，沒有什麼問題，你不用顧慮。』汪三見小圃替他撐腰子，便不把寶華放在心裏。黎寶華見汪三，沒有回話，知道不願分潤，便派部下先把東城一家興和公廨，西城一個合德飯店，門前掛有代售西土煙膏招牌的，先行查封，搜出煙土煙具等等，全行充公。又將轄境內有領有執照煙戶，概行拘罰。累得一般煙民，叫苦連天，吸煙沒有執照，煙捐處要罰辦，領了執照，地面上又不答應，大家根據煙捐處告示，給黎寶華部下交涉。他們却說煙捐是一件事，地面抓煙又是一件事。煙捐處沒和地面上接洽，地面只管抓煙，其他一切，並不曉得。你們有什麼損失，可向煙捐處交涉。一般被罰人家，見禁煙處靠不住，不能作煙客的護符，誰更願花這冤錢，來討苦吃。寶華如此一搗亂，生生把煙捐處一宗好買賣打倒，汪三氣忿不過，告訴嚴小圃，小圃便進去稟訴莊大帥。莊大帥對於這事，本是不大明瞭，見說黎寶華阻撓公事，立把黎寶華召進

府裏，面責他干預烟捐。黎寶華道：『此事並非處長有意作梗，實因烟捐處，事前並未向處裏接洽。並且聽說，烟捐處有藉端搜查，闖入人家，發生種種誤會。本處維持治安，責有攸關，不能不從旁協助。他們拒絕地方上協助，又是什麼用意。』莊大帥見黎寶華所說的很有道理，便吩咐嚴小圃，以後對於辦理烟捐，務要和衷共濟，不要爲了一點意氣，鬧得外面名譽不好。嚴小圃見大帥如此吩咐，知道這事情，要弄僵了。出來之後，便告訴汪三，把烟捐處暫行結束，過了一時，另組織機關再辦。汪三見嚴小圃如此，知道這場發財買賣，做不成功，只得飭令烟捐處，偃旗息鼓，收盤起來。

這一來不要緊，可急壞了于金龍了，眼看一個大財源，生生給人家破壞。那肯甘心。且手頭已經揮霍慣了，每天沒有撈些意外之財，便覺心裏鬱悶不樂。便和雙玉彪商量，他們辦不了，我們可以替他們辦一辦，你在大帥面前，可以說得話，討這一點好處，大帥總該答應的。雙玉彪見于金龍說得動聽，到府裏想和莊大帥討個人情。但莊大帥自担任對外代表以來，逐日接待外賓，辦理國務，忙得不

可開交。就有點小工夫，又要在樓上，和幾位老朋友，又幾圈麻將，藉慰政躬勞苦，雙玉彪連進府好幾次，總找不到相當機會。他和府裏七姨太的老母白老太，原是老相好。白老太當日在外面做生意時候，雙玉彪不但極力報效，並且很替白老太排解幾次糾紛，白老太對於雙玉彪交誼，原非泛泛。後來白老太的女兒白蓮芬，給莊大帥討了當第七位如夫人，寵冠專房，白老太也因母以女貴，隱然擢到丈母娘的資格，對莊大帥說幾句話，很有效力的。雙玉彪因找不到相當機會，和莊大帥說話，便託白老太從中幫忙。並和白老太說定，烟捐處有許多油水，若能攪得到手，每月當提四成報效。白老太一聽，滿口答應。本想把這話告訴白蓮芬，叫他在枕頭邊向莊大帥說一說，後來一想，多一個人說話，得來利益便多一人分配。蓮芬這幾年，手邊已積蓄不少，我爲自己下半世打算，也不能不多抓些老本。此事還是自己直捷了當，向大帥要求，想他也不能不答應。一夜趁莊大帥在烟榻吸烟時候，左右恰沒有別人，白老太便趁空對莊大帥說道：『雙玉彪一向跟你很辛苦的，這次你做代表，大家都有了一點好處，玉彪也應給一個稍好的差事